

第四回 端陽節社友鬧樹 燈船會阮奸避蹤

卻說香君卻了妝奩，侯朝宗又當面對著楊龍友拒絕了一番，心中悶倦，思欲觀玩景致以消鬱結。

適值五月端陽佳節，南京風俗到得此日，無論紳士商賈俱各駕船遊玩，吹彈歌唱。卻說陳定生去約吳次尾，說道：「次尾兄，今日節鬧端陽，你我旅邸抑鬱。何不到秦淮賞節，以伸悶懷？」次尾說：「弟久有此心，方欲訪兄同去，不料兄已先及，正合我意！」二人攜手出門，緩步前行。

已到秦淮，定生問說：「如此佳節，怎的不見同社之人？」次尾說：「想必都在燈船會上。」說話之間，見有河房一座，掛燈垂簾，甚是清雅。次尾一看，知是丁繼之水榭，向陳定生說：「此是丁繼之水榭，可以登眺。」二人遂同登水榭，喚曰：「丁繼之在家麼？」內有一童走出，認的他二人，說：「陳、吳二相公請坐！俺主人赴燈船會去了，家中備下酒席，但有客來隨便留坐。」二人聞童子之言，同說：「有趣，可稱主人好事矣！」也不謙讓，一同坐下。定生說：「我們今日雅集，恐有俗人闖入，不免設法拒絕他。」遂命童子取一燈籠來，提筆書上八個大字：「復社會文，閑人免進」，掛在水榭之前。二人方坐下飲酒。

正飲之時，祇聽鼓吹之聲振耳，知是燈船將近。憑欄觀望，遠遠見一隻燈船，內有一女客歌唱，三個男子吹的吹，彈的彈，向水榭而來。定生留神一看，見是社友侯朝宗，向船上指說：「那來的好似侯朝宗。」次尾說：「正是他！該請入會的。」定生說：「那個女客必是香君，也好請他麼？」次尾說：「香君不受阮鬍子妝奩，竟是復社的朋友，請來何妨！」定生說：「這等說來，那吹彈的柳敬亭、蘇昆生不肯做阮鬍子門客，也是復社朋友，同請上樓來，更是有趣。」遂高聲喚曰：「侯社兄，這裏來！」朝宗聞有人呼喚，望水榭一看，見是陳、吳二位社友，遂向樓上一拱，道：「二位請了！」定生說：「這是丁繼之之水榭，現有酒席，侯兄可同香君、敬亭、昆生同上樓來，大家賞節！」朝宗等欣然下船，遂吹彈著上樓而來，有詞為證：

龍舟並、畫漿分，葵花蒲葉泛金樽。朱樓密、紫障勻，吹簫打鼓入層雲。

《排歌子》

且說朝宗四人上得水榭，見燈籠上寫著：「復社會文」，朝宗說：「不知今日會文，小弟來得正好！」敬亭說：「『閑人免進』，我們未免唐突！」次尾說：「你們不肯做阮鬍子門客，正是復社中朋友。」朝宗說：「香君難道也是不成？」次尾說：「香君卻奩一事，祇怕復社朋友還差他一籌哩！」定生說：「以後該稱他社嫂了！」大家鼓掌大笑，遂喚童子斟酒，六人依次而坐，飲酒賞節。

正飲之際，忽聽眾人報說：「燈船來了！」六人遂停杯，憑欄同看燈船，祇見船上各懸彩燈，繞河競渡。也有飲酒的，也有吹彈的，也有賦詩的，燈船色色不同，人物在在各異。真正是：金波紛紜，競渡銀漢，往來迷津。大家飽看了一會，見燈船將盡，復各依次坐下飲酒，敬亭說：「今日賞節，幸會二位相公，不可空飲，虛過佳節。我與昆生吹彈，香君歌唱，以樂今宵，何如？」陳、吳二人說：「祇是勞動不當！」柳、蘇二人各顯其能，吹彈的十分幽雅；香君放開喉嚨，歌唱間幾遍行雲。定生與次尾、朝宗三人放懷暢飲。

正在酒酣之時，又聽有人報說：「燈船又來了！」六人復憑欄觀看，見船上吹打的比眾不同，歌唱的較常大異，船頭立著一人，望著水榭緩緩而來，昆生說：「你看那船上象些老白相，我們須仔細領略。」祇見船頭一人，抬頭向水榭上一望，說：「丁家河房，為何此時尚有燈？大小廝們，快去看有何人？」小廝上岸一看，回報說：「燈籠上寫著：『復社會文，閑人免進』八字。」那人在船頭上一聞「復社」二字，即使歇了笙歌，滅了燈火，悄悄撐船遠避而去。眾人見好三座燈船，「不知何故滅燈、息歌，悄然而去？快著人看來！」敬亭說：「不必去看。我老眼雖昏，早已看真，那個鬍子便是阮大鍼，他買舟載歌，不敢早出，恐有人輕薄他，故半夜方敢出遊。今見三位相公在此飲酒，不敢近前，故此悄避而去耳！」昆生說：「我說歌吹比眾不同！」定生說：「好大膽！這貢院前也許他來混遊？」次尾即欲下榭，趕上採他鬍子。朝宗攔住次尾說：「他既迴避，我們也不必為己甚之行，且船已遠去，丟開手罷！」次尾忿忿而止說：「便宜了這狗子！」香君見天色太晚，對眾人說：「夜色已深，大家散罷！」敬亭說：「香君姐想媽媽了，我們送他回去。」遂同昆生、朝宗、香君辭了定生、次尾，下船搖櫓而去。陳、吳二人亦各回寓。正是：

樓臺下去遊人盡，小舟留得一家春。

不知後事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